禮記集解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禮運第九之二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藏猶託也藏身謂身之所託以安也殽效也命謂政令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體謂之地命降於社謂政令之本於地而降者也下三句放此五祀五行之神左傳社稷五祀是尊是奉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是也蓋政者禮而已矣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鬼神體物不遺而祖廟之降格山川之生物五行之流播則其性情功效之尤顯者也自仁率親自義率祖故仁義出於

祖廟山川者人之所取材故興作出於山川五行者見象於天爲五星分位於地爲五方行於四時爲五德稟於人爲五常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散於飲食爲五味是天下之制度莫不本之故制度出於五祀聖人之爲政其所效法者如此此所以政無不治而所以託其身者安固而不可危也○此下二節申言聖人承天道之意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釋文樂音岳又音洛又五孝反治也直吏反

參於天地並於鬼神猶中庸言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之意言聖人效法於天地鬼神而參擬之比並之以求其

合也樂如孟子君子樂之之樂天地鬼神之道具於吾身是聖人之所存也有以處之而率履不越則禮無不序矣天地鬼神之道見於政治是聖人之所樂也有以玩之而鼓舞不倦則民無不治矣天生四時地生貨財父生師教四者各不相兼兼是四者而使之各得其正者君之責也故君必正身立於無過之地而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禮序而民治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釋文養羊尚反又如字分扶問反後皆同○明舊讀如字陳氏澔云三明字皆當作則今從之

所則爲人所取法也則人取法於人也所養謂食於人

養人謂食人所事謂役人事人謂役於人也爲人所則所養所事者君之分也則君養君事君者民之分也禮由分出分以禮顯故人皆知尊君親上愛其死而患其生蓋合禮而死則死賢於生違禮而生則生不如死也

○自此以下至舍禮何以哉申明治人情之意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釋文知音智去羌呂反後皆同

知者易於詐勇者易於怒仁者易於貪惟禮達分定而民知嚮方則有以去其氣質之偏而全其德性之美故用人之知而能去其詐用人之勇而能去其怒用人之仁而能去其貪也朱子曰人之性易得偏仁善底人便有貪便宜意思廉介多是剛硬底人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釋文變音辯出

註○陳氏變如字今從之

陳氏祥道曰社稷天子之社稷也故君死之則義而正宗廟已之宗廟也故大夫死之則非義而變也然則大夫之義而正者如之何曰死衆而已愚謂國君與社稷共存亡故死社稷者謂之義大夫得罪於君則當出亡若致死以守宗廟則謂之變若鄭之伯有晉之欒盈是也蓋大夫死宗廟乃誤用其勇而至於怒者惟不明於上下之分故也禮達分定則有仗節死義之風而無作亂犯上之禍矣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釋文耐音能辟婢亦反

禮達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則是天下雖遠而民

之親其君不啻父子兄弟之相親愛如一家之人也中國雖大而下之趨上不啻手足頭目之相捍衛如一人之身也意之者謂以私意測度不能實知其理之所以然也辟猶通也開也聖人於人之情義利害知之無不明故處之無不當而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釋文惡烏路反下皆同弟弟上如字下音悌長丁丈反

孔氏曰昭二十六年左傳云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則彼云樂此云愛則彼云好也六情之外增一懼爲七陳氏祥道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閨

門之義長惠幼順鄉黨之義君仁臣忠朝廷之義愚謂愛謂相親愛如父愛子子愛父是也欲謂貪欲如目欲色耳欲聲是也中庸言喜怒哀樂左傳言喜怒哀樂好惡爲六情此言喜怒哀懼愛惡欲爲七情葢人値所好則喜値所惡則怒得所愛則樂失所愛則哀而於所怒所哀之將至而未至也則懼故總之爲四析之則爲六又析之則爲七也十義先父子而後兄弟夫婦先尊而後卑也先兄弟而後夫婦先天合而後人合也先閨門而後鄉黨先鄉黨而後朝廷先近而後遠也情不治則亂義不治則壞信睦非講且脩則廢爭奪非尊尚辭讓則不能去此四者非禮則無以治之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

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釋文度大洛反見賢遍反

馬氏晞孟曰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欲之甚也故曰大欲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惡之甚也故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愚謂情者心之所發心者情之所具情雖有七而喜也愛也皆欲之別也怒也哀也懼也皆惡之別也故情七而欲惡可以該之故曰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心之欲惡不可見而惟禮可以窮之蓋見其所爲之合禮則知其情之美矣見其所爲之悖禮則知其情之惡矣窮之而後能治之情治則人義無不脩信睦之風敦而爭奪之患息矣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徐氏師曾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

㝡之根柢此天地之實理而爲生人之本也理一而已動而爲陽陽變交陰靜而生陰陰合交陽此實理之流行而爲生人之機也由是二氣凝聚陰靈爲鬼聚而成魄陽靈爲神聚而成魂此實理之凝成而人於是乎生矣形生而四肢百骸無有偏塞五行之質之秀也神發而聰明睿知無有駁雜五行之氣之秀也此實理之全具而人之所以靈於物也愚謂天地之德以理言陰陽鬼神五行以氣言人稟此而生周子所謂太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魂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陰陽之交指其氣之初出於天地者而言鬼神之會指其氣之已具於人身者而言天地之生人物皆予之理以成性皆賦之氣以成形然以理而言則其所得於天者人與物未嘗有異以氣而言則惟人獨得其秀此其所以爲

萬物之靈而能全其性也○自此以下至故人情不失明人情之本於天道而本天道者之所以治人情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釋文播於五行四時本亦作播五行於四時

秉持也竅孔也垂者在上而照臨乎下也竅者在下而通氣乎上也播分散也播五行於四時者春爲木夏爲火秋爲金冬爲水而土則寄王於四季也三五而盈自朔以至望也三五而闕自望以至晦也四時分而爲十二月而月弦望晦朔於其中五行之氣和則四時之序順而月之弦望晦朔無不如期而生矣李氏光地曰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時之間

如雷電風霆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鬱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應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生化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曰月以為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毓陰之孕故月雖懸象於天而實地類故既經緯日星以佐四時寒暑之令而又專司山川風雨胎育羣英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釋文迭大計反又田結反竭巨列反○陳氏陸氏竭如字

鄭氏曰竭猶負戴也孔氏曰物在人上謂之負戴氣之

過去者下亦負戴之陳氏祥道曰竭猶所謂休也休則有王故竭則有盈陸氏佃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愚謂此包下文四節而言蓋四時因五行之所播而五聲五味五色亦莫非五行之所分著其流行變動皆迭相爲休王也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釋文還音旋下同

五行各以其時之王者爲本春木王夏火王季夏土王秋金王冬水王是四時各有其本也然春三月皆木而正月爲寅二月爲卯三月爲辰是十二月又各有其本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鄭氏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陽管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

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孔氏曰十二管
更相爲宮以黃鍾爲始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簇
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
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
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
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律相生至中呂而畢黃鍾爲第
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
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二宮上生大簇爲徵下生南呂
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大簇爲第三宮下
生南呂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鍾爲羽上生蕤賓
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鍾爲商上
生蕤賓爲羽上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鍾
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

鐘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夾鐘爲角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鐘爲羽下生無射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鐘爲商下生無射爲羽上生中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鐘爲徵下生無射爲商上生中呂爲羽上生黃鐘爲角夾鐘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中呂爲商上生黃鐘爲羽下生林鐘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爲徵上生黃鐘爲商下生林鐘爲羽上生大簇爲角中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鐘爲徵下生林鐘爲商上生大簇爲羽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律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朱子曰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爲變徵自此下生餘分不

可損益故立均之法至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爲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又曰十二律相生至仲呂而窮自仲呂復上生黃鐘不及九寸於是有變律又曰十二正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當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不和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朱子變律半律之說其詳見於儀禮經傳通解鍾律篇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釋文和戶臥反

鄭氏曰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是爲六和愚謂十二食十二月之所食也質猶本也旋相爲質者如春三月則以酸爲質夏三月則以苦爲質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五色謂青赤黃白黑五方之色也加以天元為六章考工記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是也十二衣十二月之所衣也旋相為質質者加飾服則以元為質皮弁服則以素為質也蓋五味有四時之分而無每月之別若衣則因事而服冕服以祭韋弁以兵皮弁以朝並無四時之異月令春衣青夏衣朱秋衣白冬衣黑乃秦法耳此因上文言十二月十二律故以十二食十二衣配而言之謂以五味六和於十二月食之以五色六章於十二月衣之耳若必於衣食求其十二之說則鑿矣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釋文別彼列反被皮義反徐扶義反

天地之心謂天地所主宰以生物者即上文天地之德也人物各得天地之心以生而惟人之知覺稟其全故天地之心獨於人具之而物不得與焉端緒也五行之性不可見自人稟之以爲仁義禮知信然後其端緒可見也五味六和物不能備也而人則盡食之五聲六律物不能辨也而人則能別之五色六章物不能全也而人則兼被之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溯其有生之初而言其稟義理之全食味別聲被色而生據其既生之後而言其得形氣之正也不言陰陽鬼神者五行一陰陽而陰陽之良能卽鬼神也言五行則陰陽鬼神在其中矣

此以結上文七節之意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

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釋文柄本又作枋兵命反量音亮畜許又反下同

則法也以天地爲本者道之大原出於天聖人之所效法莫非天地之道也端首也以陰陽爲端者仁育萬物法陽之溫義正萬民法陰之肅聖人之政治以二者爲端首也柄者工之所執也以四時爲柄者四時有生長收藏聖人執而用之以爲作訛成易之序也以日星爲紀者歲有四時而日星運行乎其間若網之有綱而又有紀聖人因之以爲紀若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龍見畢務水昏正而栽之類是也月以爲量者十二月各有分限聖人因之以爲量孟春則有孟春之令仲春則有仲春之令也鬼神以爲徒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聖人之功用與天地之功用並行迭運若相爲徒侶然也五行以爲質者制度出於五行聖人凡

有興作必以此爲質幹而因而裁制之也禮義以爲器者聖人用禮義治人情猶農夫用耒耜之器以耕田也人情以爲田者人情爲聖人之所治猶田爲農夫之所耕也四靈以爲畜者四靈並至聖人養之若養六畜然也吳氏澄曰上言人以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此言聖人制禮以治人亦取法於天地陰陽五行也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鄭註藝或爲倪

萬物皆天地之所生故以天地爲本而物可舉也人情不出乎陰陽二端故以陰陽爲端而人情可睹也生長

收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皆勸勉也列謂以次第陳列之也敬授人時各有早晚故事可次第陳列也藝謂事之分限後云協於分藝藝之分皆此義也月以爲量則十二月之政各有分限而不相踰越矣鬼神體物不遺以鬼神爲徒則事皆有所循以守矣復者終而復始之意五行循環迭運以五行爲質則事之已終者可復矣考成也以農器治田則農功成以禮義治人則事行成與王也田無主則荒廢故用人爲主聖人以人情爲田而其情不至於荒廢故人以爲與四靈爲羣物之長既爲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而至得以充庖廚故飲食有由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

情不失釋文鮪于軌反淰音審徐舒冉反矞字又作獝況必反狘況越反

孔氏曰淰水中驚走也獝驚飛也狘驚走也魚鮪從龍鳥從鳳獸從麟其長既來故其屬見人不驚走也龜知人情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也方氏慤曰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之四靈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釋文瘞於例反一音於器反繒本又作增同似仍反又則登反○鄭註繒或作贈

瘞埋也繒帛也瘞帛以降神地祇之祭也宣祝嘏辭說宗廟之祭也二者皆列祭祀之事也制度城郭宮室車旗之屬也秉蓍龜以決其嫌疑列祭祀以盡其昭假而禮達於上矣設立制度以治民而禮達於下矣御治也

惟上下一於禮故官有所御而事得其職所行之禮莫不順其次序也○自此以下申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之意而極言其功效之盛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釋文儐皇音賓舊必信反朝直遥反侑音又

此承上節而申言先王以禮自治之事也天地祖廟山川五祀先王之所效法以爲政治故還本其功而報之尊天故祀之於郊定天位所謂祀於南郊就陽位也國謂國中也親地故祀之於國列地利謂陳列其養人之功而報之也於天曰定天位於地曰列地利互見之也

本仁謂本於仁恩之意也祖廟山川五祀皆鬼神獨於山川言之者亦所以與上下爲互也本事謂本制度之所自出而報之也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而行禮必自上始故其致謹於祭祀以報功於神祇追孝於祖考者如此前巫者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是也後史者君舉必書記言記動之史恒從王而在後也瞽樂官也侑勸也王有疑則卜筮食則樂官以樂侑也先王以禮事天地鬼神而行禮又有其本故宗祝在廟以相其禮三公在朝以論其道三老在學以乞其言巫以卻其不祥史以記其言動卜筮以助其明智瞽侑以導其中和其環列於前後左右者無非所以格其非心而納諸軌物王則中心無所作爲而絕乎人欲之擾所守得其至正而循乎天理之則蓋不待登壇場秉圭幣而齊戒神明

之德固已默通於鬼神矣是以郊焉而格廟焉而享而其效如下文之所言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百神天之羣神也受職各率其職也極盡也謂可盡得而用也服行也孝慈服言天下化之而服行孝慈之道也正法則言法則得其正也不言山川與作者法則中包之也義以理言禮以文言脩者禮也義因禮而見故曰義之脩藏者義也禮因義而起故曰禮之藏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釋文大音泰

大者極至之名一者不貳之意大一者上天之載純一

不貳而爲理之至極也分而爲天地而乾坤之位以定轉而爲陰陽而動靜之氣以行變而爲四時而春夏秋冬錯行不悖列而爲鬼神而屈伸變化體物不遺降猶降衷之降其降曰命者言天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則謂之命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官主也其官於天者言此所降之命莫非天之所主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此一節以天理之本然者言之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者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釋文冠古亂反○養鄭讀爲義王肅如字今從王

此乃言聖人制禮之事也天者禮之所從出故聖人之制禮莫不本之動而之地而爲朝廟鄉黨之異列而之

事而爲吉凶軍賓之分變而從時而或損或益之各有所宜協於分藝而大事小事之各有其稱其居人也曰養者言禮之在人所以養其身心而非以煩苦天下也貨力飲食者行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文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者行禮之事人之行禮如此乃禮達於下之實也蓋先王之於禮既已履之於身以先天下而其所以教人者又皆出於天理之本然而即乎人情之所安此其所以行之而無弗達也馬氏晞孟曰禮以養人爲本故曰養荀子曰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蓋聖人之道寓於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而所以養人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

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釋文竇息漏反○石經固人下有之字

肌膚筋骸四者聚而爲身有禮則莊敬日强惰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而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自此固矣講信脩睦而見於事者無不誠固人肌膚筋骸而動於身者無不莊以明則養生送死以幽則事鬼神亦惟禮義爲大端緒也道出於天先王制禮以達之而秩敘經曲自此而行情具於人先王制禮以順之而喜怒哀樂由此而和竇孔穴也孔穴物之所出入禮亦天道人情之所由以出入也禮所以內治其身心外治其天下國家故壞亂之國喪敗之家死亡之人皆由自去其禮而致然○吳氏澄曰順人情三字爲此條之體要自此以至終篇皆演順字之意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釋文糵魚列反

糵麴也禮所以成人猶糵所以成酒也糵厚則酒美糵薄則酒薄禮厚則其人爲君子禮薄則其人爲小人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方氏慤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本出於人心而或至無禮無義心動而情亂也聖人脩其柄與其序還以治人之情而已愚謂此以申明上文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之義也人情不治則荒穢猶禮以治人情猶農夫用耒耜以耕所以墾闢荒穢也然爲禮而不合乎義則無以

各適乎事之宜故必陳之以義然後大小多寡各適其宜猶耕者之因地宜而播種也然非明乎其理則於義之是非或不能辨故必講之以學以去其非而存其是猶耕者之耨所以去稂莠而長嘉禾也然非去人欲存天理則其所講者終非已有故必本之於仁然後德存於心而實有諸已猶耕者之穫而聚之於家也然非有以進之於安則其所本者未必不終失之故必播之以樂歌咏以永其趣舞蹈以暢其機然後所存者洽而可以不失猶耕者之既穫而食免於勤苦而得其安美也蓋先王既脩禮義以治天下又設爲學校使天下之人從事於學問之途者其事如此故其爲君子者既能窮理盡性以造於聖賢其爲小人者亦有以開其知覺復其天良振興鼓舞遷善而不自知此先王以禮義治人

情之備也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陳氏澔曰實者定制也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於義而合雖先王未有此禮可酌於義而創爲之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强

陳氏澔曰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處於外者以義爲分限之宜心之發於內者以義爲品節之度協於藝者合於事理之宜也講於仁者商度其愛心之親疎厚薄而協合乎行事大小輕重之宜一以義爲之裁制焉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之者强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陳氏澔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故爲義之本是乃百順之體質也元者善之長體仁足以長人故得之者尊上文言禮者義之實此言仁者義之本實以散體言本以全體言同一理也張子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猶之木也從根本至枝葉皆生意此全體之仁也自一本至于千枝萬葉先後大小各有其序此散體之禮也而其自本至末一枝一葉各得其宜者義也吳氏澄曰順乎天理略無違逆中節之和也由全體之中發而爲中節之和全體之中仁也大用之和順也故仁爲順之體焉謂此三節皆所以明禮義與仁其相資而不可闕者如此以申上文脩禮以耕陳義以種本仁以聚之意不言講學播樂者蓋學者仁義禮之所藉以講明樂者仁義禮之所由以精熟不在三者之外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釋文不亦作弗何休注公羊云弗者不之深也

吳氏澄曰此反解上文而以順為極也治國謂治一國之人情合之以仁謂合聚眾理於一心仁而未能安是猶與仁為二也成於樂而安於仁則與仁為一矣仁者體之全於內順者用之達於外仁之體雖全而順之用未達猶內腴雖充而外體未肥故必達於順而後為禮義治情之極功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

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鄭注車或爲居

四體既正者夫君泰然而手容恭足容重無不從令也膚革充盈者睟面盎背和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也父慈子孝故父子篤兄友弟弟故兄弟睦夫義婦聽故夫婦和大臣法則必不至於倍小臣廉則必不至於竊官職相序小臣所謂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以敘正其位進其治作其事制其食受其會聽其情也君正其臣以道按率其下臣正其君以法守事其上車以載物天子之德所以容載天下故曰以德爲車樂以導和而感人爲深天子之德所以兼所不逮者賴有樂以導之猶車之待御以行也故曰以樂爲御以禮相與謹於邦交

而大能守小小能事大也以法相序大事職所謂以八
法治官府而官屬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
皆秩然而不紊也以信相考而朋友之義篤以睦相守
而鄉閭之情親難以禮義治人情而其功效之極至於
如此前言禮義者人之大端而以講信脩睦三條申言
其說此獨以養生送死事鬼神言之者蓋大順即順天
道達人情之意諸侯以下以禮相與以法相敘以信相
考以睦相守即講信脩睦之事固體既正膚革充盈則
視所謂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又有進矣獨養生送
死事鬼神之意未顯故舉此以結之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
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
於順然後能守危也釋文苑紆粉反繆音謬○閒如字

陳氏澔曰以大順之道治天下則雖事之大者積疊在前亦不至於膠滯雖事之不同者一時並行亦不至舛謬雖小事所行亦不以微細而有失也雖深密而可通雖茂密而有間謂有中間也兩物接連而相及則有彼此之爭兩事一時而俱動則有利害之爭不相及不相害則無所爭矣此泛言天下之事有大有細有深有茂有連有動而自然各得其分理者順之極至也愚謂危即前政不正則君位危之危必明於順而後能達於順達於順而後能治政安君以爲藏身之固而不至於危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釋文殺所戒反徐所例反

徐氏師曾曰貴賤有等故禮制不同宜儉者不可豐宜

踰者不可殺凡此禮制之順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驕縱
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也愚謂此申上明於順然後能守
危之意蓋君位之危皆起於下陵而上替而陵替之患
皆由於人情之驕縱禮有豐殺之節所以維持人情和
合上下而使之各安其分也上尊以君位言之故曰守
危此兼以上下言之故曰合危然禮之順非一而不豐
不殺者特其一端耳故下文又以順之事廣言之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
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
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
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
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
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

義體信以達順故句此順之實也釋文當丁浪反孽又作蠥魚列反妖又作祅澧本又作醴音禮楓素口反徐總會反本或作藪竇本又作闚去規反

鄭氏曰小洲曰渚高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安其所不易其利以勞敝之也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是也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卝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羹齊視夏醬齊視秋飲齊視冬時合男女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須爵位謂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也用民必順不奪農時也昆蟲之災螟螽之屬無災疾者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天不愛其道三句言嘉瑞應人情至也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甑也馬圖謂龍

馬負圖而出孔氏曰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
鉤註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揉治而自圓曲方氏慤
曰五行獨不言土以飲食見之飲食土所生也愚謂山
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因乎地利而順之也用
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因乎天時而順之也用水火金木
飲食之事甚廣鄭氏所言特畧舉其一端耳合男女頒
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因乎人情而順之也自此以
下皆言順之所感而應也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
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順之所感始於無菑害
而終於致嘉應由淺而深也山出器謂出自然之器鄭
氏所謂銀甕丹甑是也山出車謂出自然之車孔氏所
謂山車垂鉤是也鳥不獝而巢在下故可俯而闚其卵
獸不狘而近人故可俯而闚其胎天不愛其道者風雨

節而寒暑時而天降膏露則不愛其道之至也地不愛
其寶者五穀稔而貨財殖而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
馬圖則不愛其寶之至也人不愛其情者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而仁必足以感鳥獸則不愛其情之至也
無故無他故也脩禮以達義者外脩禮制而達之天下
無不宜體信以達順者內體誠實而達之天下無不順
也義者禮之理禮者義之實惟脩禮而後能達義信者
盡巳之忠順者循物之信惟體信而後能達順也然所
謂大順者亦不外於以禮義治人情而致之則脩禮達
順亦非有二事矣夫子感當時之衰而有志於唐虞三
代之治而爲子游言禮義治天下其體信達順至於如
此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使夫子而得行其道其功
效固如此也嗚呼盛矣朱子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

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又曰信是實理順只在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

禮記卷二十二終

邑後學唐穎伸校栞

禮記卷二十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禮器第十之一　別錄屬制度

此篇以忠信義理言禮而歸重於忠信以內心外心言禮之文而歸重於內心蓋孔子禮樂從先進禮奢寧儉之意禮運言禮之行於天下而極其效於大順由體而達之於用也此篇言禮之備於一身而原其本於忠信由外而約之於內也二篇之義相爲表裏○方氏慤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愚謂此以禮器名篇亦以其在篇端耳非有他義也諸家多從禮器二字立說似非本旨今姑錄方氏之說以備一解云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

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釋文錯七路反本又作措又作厝音同

禮經緯萬端人能以禮爲治身之器則於百行無所不備而其德盛矣禮之爲用能消人回邪之心增人質性之美而盛德充實於內矣措諸身則無不正施諸事則無不達而盛德發見於外矣箭竹之小者筠竹之青皮也大端猶言大節竹箭有筠以貞固於其外松柏有心以和澤於其內二物於天下有此大節故能貫乎四時而枝葉無改其在人身則禮之釋回增美以充其德於內者猶松柏之心禮之措正施行以達其德於外者猶竹箭之筠故君子有禮則外而鄉國無不和諧內而家

庭無所怨悔人歸其仁神歆其德遠近幽明無不感通亦猶松柏之不改柯易葉也○鄭氏云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脩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似以此篇爲承上篇而作然上篇語意已盡此篇之義與上篇不同而其文體亦別非一人所作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石經無有文二字

忠信謂存諸心者無不實故爲禮之本義理謂見於事者無不宜故爲禮之文無本則見於事者爲具文故禮不立無文則存諸心者爲虛願故禮不行釋回增美者所以立其忠信之本措正施行者所以達其義理之文此一節乃一篇之綱領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孔氏曰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睹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爲文之事君子行禮必仰合天時俯會地理中趣人事天時有生者若春薦韭卵夏薦麥魚是也地理有宜者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官有能者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物曲有利者若麴糵利爲酒醴絲竹利爲琴瑟是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冬瓜夏橘及李梅冬實之屬地不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君子不以爲禮是不合人心鬼神弗饗是不順鬼神也方氏慤曰

以陽生於子故祀天於冬之日至以陰生於午故祭地於夏之日至以飲養陽氣故饗禘於春以食養陰氣故食嘗於秋此禮所以合於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爲簠簋之實水土之品足以爲籩豆之薦貨無常以示遠物之致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以設於地財者也以天之高故燔柴於壇以地之深故瘞埋於坎以魂氣歸於天故焫蕭以求陽以形魄歸於地故祼鬯以求陰此禮所以順於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別故制爲夫婦之禮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爲朝覲之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爲喪祭之禮莫不有合歡之情故制爲燕饗之禮此禮所以合於人心者也火田必於昆蟲未蟄之時罻羅必於鳩化爲鷹之後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此禮所以理萬物者也禮

本乎天而遂以事天出乎人而還以治人則是以天合天以人合人也故曰合地則效法焉故曰設鬼神不可遺也故曰順萬物有成理也故曰理非生於春黍生於秋稻生於冬所謂天時有生也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邱陵宜羽物墳衍宜介物所謂地理有宜也蘧蒢蒙璆戚施直鎛聾聵司火瞽矇脩聲所謂人官有能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所謂物曲有利也上言鬼神而下不言以天地兼之也以天所不生者爲禮則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者爲禮則逆地之理矣天時地理之不可逆如此則人官物曲可知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不生者亦舉此以見彼也劉氏彝曰君子謂之不知禮者禮以致其敬爲本不求物之所難得也愚謂曲偏也如其次致曲之曲物曲有利言

物之材質偏有所利也合於天時五句以制禮之大體言之也天時有生四句又專以行禮之所用言之也上言鬼神而下不言者蓋鬼神體物不遺天地之所生養莫非鬼神之所爲不可專指一事爲言也又言天不生地不養鬼神弗饗正以鬼神卽天地之功用而非有二也

故必擧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釋文殺色戒反徐所例反恇音匡又邱往反

應氏鏞曰定國猶立國也愚謂定國之數謂一國所入賦稅之數也經常法也倫次第也地有廣狹年有上下合此二者而定國之數可見矣然後斟酌其禮之次第薄厚以爲行禮用財之常法也禮之大倫以地廣狹因

乎地理之所宜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因乎天時之所生也殺謂穀不熟也匡猶恐也雖凶歉而衆不恐懼以上之制禮有節有餘財以爲凶年之備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釋文稱尺證反後皆同

方氏慤曰天之運謂之時人之倫謂之順形之辨謂之體事之義謂之宜物之平謂之稱項氏安世曰五者自綦大至極細也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釋文革紀力反○革詩作棘猶詩作欲聿詩作遹

禮之因革損益必隨乎時而禪授放伐尤隨時中之大者也自倫以下皆禮之經而時者乃禮之權非有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不能乘時創制以達天下之大權故禮莫大乎此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革急也猶謀也

言文王作豐邑非急於成已之所謀乃所以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引之者言湯武放伐亦所以追堯舜之道事雖異而道則同也蓋揖授之跡易白而放伐之心難明故引詩以證之如此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王者事天如事親事死如事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與夫子之所以事父臣之所以事君皆倫常之大者也人道莫大於五倫故順次於時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鄭氏曰天地人之別體也孔氏曰社稷山川是地之別體神是天之別體鬼是人之別體愚謂鬼謂若先帝及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神謂天神日月星辰之屬社稷山川鬼神其祭之之禮由天地宗廟而分殺人之四

體由身而分也三者之祭其尊次於天地宗廟故體次
於順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喪之主於哀祭之主於敬此所謂宗廟之道父子之親
也者其所用之財物與夫賓客之交際其事各有所宜
者所謂義也喪祭之用於哀敬為末賓客之交視鬼神
為輕故又次於體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鄭氏曰足猶得也稱謂稱牲之大小以為俎此指謂助
祭者耳而云百官喻衆也愚謂羔小羊豚小豕王制大
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氏謂大夫薦用羔士薦用
豚即此羔豚而祭是也百官謂助祭之人皆足謂牲之
體骨足以徧及助祭者也蓋薦則助祭者少又牲小而

俎骨亦小大牢而祭則助祭者多又牲大而俎骨亦大故羔豚非不足而大牢非有餘由其稱乎大小多寡之分故也薦禮之得宜爲義就其得宜之中又酌乎多寡大小之分則謂之稱故又次於宜

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孔氏曰此一節還明上經稱次之事也以禮主威儀尊卑大小多少質文各有所宜其稱非一故從此以下更廣明爲稱之事諸侯以龜爲寶者諸侯有守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以龜爲寶以圭爲瑞者諸侯之於天子如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之圭亦謂之瑞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於羣后是也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家卿大夫也大夫

卑遠不得寶龜故臧文仲居蔡爲僭卿大夫不得執玉
故不得藏圭愚謂以龜爲寶者龜之大者尤神君自寶
之以占國之大事大誥言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衞有
成之昭兆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龜青純皆謂
此也若尋常所用之龜掌於卜人者不得謂之寶也大
夫所卜之龜蓋與卜人所掌者同不得藏此大龜以爲
寶也卿大夫執禽摯雖得爲君執琮圭以聘而不得家
自藏之也臺門謂於門之兩旁築土爲臺高出於門望
之闕然故謂之闕周禮所謂象魏左傳所謂觀臺是也
天子諸侯臺門所以懸法象望氛祲大夫不得爲也○
孔氏曰案三正記白虎通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
大夫八寸彼謂卜龜士亦有龜故士喪禮卜宅是也爾
遂築闕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

臺門愚謂漢書食貨志云元龜尺二寸此龜之最大者天子所寶之龜也諸侯一尺卽諸侯所寶之龜也大夫八寸則尋常所卜之龜與卜人所掌同孔氏所謂卜龜也然寶龜未嘗不用以卜特非大事不輕卜耳爾雅闍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孔氏謂築土爲基基上起屋則榭而非臺矣臺門之設亦與保捍無與○此章言禮之義有時以下五者此下十章皆以雜明此章之義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說見王制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鄭氏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

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饔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愚謂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八羞豆二合爲二十六天子全用之而公以下遞減焉公食禮下大夫六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此朝事之六豆也以此差而上之則上大夫全用朝事之八豆諸侯加以饋食之四豆而爲十二諸公兼用朝事饋食之豆而爲十六也聘禮致饔餼堂上八豆西夾六豆皆云韭菹醓醢則凡東西夾之豆實與堂上同但其數減於堂上耳

○孔氏曰皇氏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今案

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天子二十六豆亦爲正羞故熊氏以爲正羞百二十甕之等皇氏以爲庶羞其義非也愚謂皇氏以天子二十六豆爲庶羞固非而熊氏以爲正羞百二十甕之等其說亦尙未晰周禮膳夫王醬用百有二十甕醢人王舉共齏菹醢物六十甕此謂實於甕而陳之者有此數耳掌客上公飱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腥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飱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是豆配死牢醯醢百二十甕配生牢其所用不同非可合而言之也又醯醢百二十甕皆豆實也若籩實則見於籩人者惟朝事饋食加籩羞籩之實而已初無所謂六十籩者且籩實惟用於飲酒不用於食皇氏籩豆各六

十物之說尤謬而孔氏亦未之辨也○此節所言謂食禮之豆數也若饗神之豆數則王亦全用二十六豆而諸侯朝事饋食加豆皆減其二爲十八豆加以羞豆二爲二十豆五等諸侯同也少牢賓尸惟四豆益大夫饗燕之禮上下大夫同也又左傳周公閱聘魯饗之有昌歜白黑形鹽閱以備物辭昌歜即朝事豆實之昌本也是天子三公饗禮無昌本而公食大夫禮六豆乃有昌本饗食法異也又少牢賓尸禮亦有昌菹益大夫饗燕禮惟用四豆遠降於諸侯故得用昌菹優之也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

介副也牢謂主國所致饔餼之牢數也七介七牢侯伯之禮五介五牢侯伯之卿也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卿大夫出聘其介各降其君二等

年數則君以爵等五等之卿同年○孔氏云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年禮無等非也周禮鬯人王弔臨則共介鬯是天子非無介矣左傳吳徵百牢於魯子服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是天子十二年也天子之介由上公差而上之亦當十二也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釋文重直龍反下同

陸氏佃曰天子之席五重書曰敷重篾席敷重筍席則凡王席重設行葦傳曰設席重席也周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席皆重設是以謂之五重凡禮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筵或謂之席席亦謂之筵也又天子五重諸侯三重筵皆單設席則重也大夫再重有筵則席亦單設無加席則筵蓋重爾公食大夫禮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萑席蓋亦單設大

射儀曰司宮彖卷重席設于賓左此筵亦重設也是以謂之重席而鄭謂公食大夫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是不知司几筵加繅席重設主諸侯三重言之公食大夫加萑席主大夫再重言之萑席單設而已愚謂凡席以一爲一重司几筵王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繅席次席皆重設并莞筵爲五重也書言敷重篾席篾席卽次席也據其在上之席而言重則繅席亦重可知又司几筵諸侯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繅席亦重設則三重也大夫之席則公食記云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筵與席皆單設則再重也鄉飲酒鄉射禮蒲筵布純士冠禮蒲筵二在南是士席蒲筵而已○熊氏謂天子之席五重爲大祫之席以司几筵言三重爲時祭之席是不知司几筵之繅席次席皆重

設而强爲區别也然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
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
王昨席亦如之此皆重禮而設席如此其餘事當有差
降顧命有篾席底席豐席筍席葢天子之席其加於上
者有此四種各因禮之重輕而用之也天子如此則諸
侯之席以莞筵加繅席爲三重者亦惟祭祀饗射大禮
用之而其餘當有所降也又公食大夫禮蒲筵加萑席
爲再重大射禮賓有加席葢與公食禮同至燕禮之賓
大射及燕禮之卿大夫則無加席又鄉飲酒禮大夫再
重再重者一種席而重設之也是大夫之席隆殺有二
等則天子諸侯設席之重數亦必以禮之輕重爲隆殺
矣○司几筵諸侯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
于牖前亦如之國賓謂諸侯爲賓者鄭氏兼諸侯來朝

孤卿大夫來聘者言之非也大夫之席蒲筵加萑席公食禮有明文孤卿之席蓋亦與此同以五等諸侯無異席推之可知也然大夫席再重而鄉飲酒禮公三重者蓋以一種席爲三重與諸侯之三重不同鄉飲酒又云公升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則不過暫設以優之而究亦止於再重而已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

鄭氏曰重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愚謂士喪禮陳器抗木之上又有折蓋古之爲椁累木於棺之四旁而上下不周故其下藉之以茵既下棺加折於其上次

加抗席次加抗木茵也折也抗席也抗木也四者備爲一重由士禮之一重者推之則所謂再重三重五重者皆可見矣翣形如扇以木爲匡衣以白布而畫之在路以障柳車入壙以障柩喪大記曰君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大夫黻翣二畫翣二周禮縫人註云漢制天子有龍翣二是天子龍翣黼翣黻翣畫翣各二爲八翣也○鄭氏謂上公四重無據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釋文犢音獨本亦作特

鄭氏曰天子無介無容禮也孔氏曰爲賓用介天子以四海爲家既不爲賓客故無介謂無以容禮陳擯介也其實餘事亦有介故鬯人共介鬯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鬯也特一也天神尊貴質故止一牛也諸侯事天子

如天子事天故天子巡守適諸侯境上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愚謂兩君相見列擯介以交辭天子無容禮故雖有介而不陳之以交辭故曰無介膳謂殷膳也掌客王巡狩殷國國君膳以牲犢於祭天言特牲於膳天子言犢互見之也宗廟社稷用大牢而祭天惟特牲諸侯之禮殷膳大牢而天子惟用犢皆貴少也

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釋文朝直遙反

灌獻也灌用鬱鬯者朝享禮畢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禮賓也大行人上公王禮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諸侯相朝之禮亦然無籩豆之薦者凡獻酒必薦籩豆惟鬱鬯之灌則無之蓋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不敢以此褻之也脯籩實醢豆實大夫聘禮之以醴

而加以脯醢則有籩豆之薦矣是對其無籩豆之少卑
其有籩豆之多也○孔疏謂祭天無鬱鬯諸侯膳天子
亦無鬱鬯爲尊諸侯相朝用鬱鬯爲卑非也鬱鬯之灌
天子宗廟固用之矣特祭天不用耳且諸侯殷膳大牢
亦未嘗有鬱鬯也祭天特牲對社稷宗廟用大牢而言
天子適諸侯膳以犢對諸侯殷膳用大牢而言此節又
自以朝聘相對爲義與上文初不比附未嘗以鬱鬯之
有無別多少也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

孔氏曰食猶飧也天子以德爲飽不在食味故一飧諸
侯德降天子故再飧大夫士德轉少故三飧食力謂工
商農庶人之屬以其無祿代耕陳力就業乃得食故呼
食力此等無德以飽爲度故飧無數愚謂食一口謂之

一飯再謂連食二口三謂連食三口也孔氏以一飯再飯三飯爲告飽之節非也特牲禮尸三飯告飽侑至七飯少牢禮尸七飯告飽侑至十一飯是飯之侑皆以四爲節則諸侯九飯告飽侑至十三飯天子十一飯告飽侑至十五飯也少牢禮上佐食舉牢肺正脊授尸尸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乃又食是士三飯告飽須侑乃舉牢體再食大夫三飯雖未告飽亦連食三口則止乃舉牢體乃再食也天子禮極文故食一口即止舉牢體乃再食諸侯禮稍簡故食二口則止舉牢體乃再食大夫士禮又簡故食三口則止舉牢體乃再食也食力無數者禮不下庶人也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繁釋文步干反

鄭氏曰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

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鵠纓孔氏曰殷質以木爲路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帀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帀一成車既樸素故馬亦少飾止一就也次路供卑用故就多方氏慤曰殷尙質故就之少者爲大多者爲次周則以多爲貴故玉路十有再就郊特牲言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彼謂繼先路之次路也此言七就謂繼次路而又次者也周路有五則殷固不止於三路矣

圭璋特琥璜爵釋文琥音虎又作虎璜音黃

鄭氏曰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琥璜爵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孔氏曰圭璋玉中之貴也特謂不用他物媲之也聘禮曰聘君以圭夫人以璋典

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以相見及朝天子是圭璋朝聘以爲瑞皆無幣帛表德特達不加物也若聘禮行享之時則璧以帛琮以錦是加束帛又小行人云以玉合六幣圭以馬註云二王之後享天子璋以皮註云二王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惟圭璋特升亦是圭璋特義也琥璜是玉劣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至酬酒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琥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通也案聘禮禮賓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饗以酬幣致食以侑幣鄭云禮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則諸侯於聘賓唯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也愚謂圭璋特有二義朝聘用圭璋無束帛之藉一也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皮馬不上於

瑩二也上是正義下是衆義半圭曰璋爲虎形曰琥半
璧曰璜

鬼神之祭單席

孔氏曰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溫故也愚謂此謂祭外
神之席若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是也其宗廟之祭則
司几筵祀先王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皆不單也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鄭氏曰謂君揖之孔氏曰特獨也旅衆也君出路門視
諸臣之朝若大夫則君人人揖之若士則不問多寡而
君衆共一揖之也大夫貴故人人得揖士賤故衆共得
一揖是以少爲貴此諸侯所尊者少故大夫特士旅之
若天子之朝所尊者多故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

等旅揖士旁三揖是也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釋文量音亮皿命景反字林音猛

方氏慤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自上公至子男以九以七以五爲節此宮室以大爲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俎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爲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椁則周於棺此棺椁以大爲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此丘封以大爲貴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度量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也愚謂器皿以大爲貴若天子之弓合九成規諸侯合七成規大夫合五成規牛鼎之扃三尺腳鼎二尺之類至車之淺深廣狹其制有定君路曰大路特尊其名耳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釋文散悉旦反

鄭氏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陸氏佃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愚謂獻尸也君夫人獻尸以爵諸臣為加爵用散明堂位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是也是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也案特牲禮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為旅酬之始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為無算爵之始而無舉角之事特牲禮主人獻尸以角又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此雖皆用角然與卑者舉角之義不相當疑天子諸侯尸有旅酬之禮酬尸用觶而為尊者之所舉至賓與兄弟相酬避尸之所用故旅酬降而用角而

爲卑者之所舉與○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觶本作觚鄭氏云觚當作觶三升是爵與觶以木爲之觚角散亦皆木爲之可知朱子紹興禮器圖爵範銅爲之蓋後世之制耳其形製則朱子圖謂兩柱三足有流有鋬者當得之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孔疏謂柄爲尾卽朱子圖所謂鋬也聶氏崇義云今祭祀之爵刻木爵立方板上失之矣然其圖乃仍爲爵立方板誤也觚爲稜角故謂之觚周禮梓人凡觴事用散尊鄭氏謂無飾曰散然則散爵亦無飾者也散爵無飾則爵觚觶角皆刻畫爲飾矣天子諸侯之爵飾以玉謂之玉爵飾以瑤謂之瑤爵其角與散或以璧飾之謂之璧散璧角大夫士所用之爵蓋但有疏刻而無他飾與

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釋文甒音

武

鄭氏曰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易曰尊酒簋貳用缶愚謂子男饗禮五獻五獻之尊饗子男所用之尊也瓦甒卽燕禮之瓦大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聘禮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是甒與大皆可以盛醴又皆瓦爲之其爲一器無疑此瓦甒葢亦以盛醴以爲君尊壺與缶皆以盛酒壺以爲卿大夫之尊缶以爲士旅食者之尊也燕禮兩方壺在東楹之西以爲卿大夫士之尊兩圜壺在門西以爲士旅食者之尊此兩君相饗故惟君尊設於堂上而卿大夫士之尊設於門內士旅食者之尊設於門外也燕禮卿大夫士之尊爲方壺士旅食者之尊爲圜壺豈所謂圜壺者卽缶與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

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堂九尺謂堂廉至地之度也天子堂九尺而階九等盡等至堂復爲一級則每等不及一尺也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階三等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

至敬謂祭天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埽地卽墠也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周禮大司樂圜鍾爲宮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函鍾爲宮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蓋天地之祭燔柴瘞埋及奏樂皆於壇而行祭禮則在墠也陳用之謂祭天無兆非也祭天之所中爲圜壇壇下爲墠墠外有壝壝卽兆也郊特牲言兆於南郊是也小宗伯但言兆五帝不言兆上帝地祇蓋舉其次以明其上大宰言祀五帝掌誓戒具脩等事而不言上帝亦此義

也

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釋文棜於據反

鄭氏曰廢猶去也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孔氏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司尊彝鬱鬯之尊用舟以承之犧象等六尊皆不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棜及禁皆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棜上有四周下無足似木轝之棜故因名爲棜此謂之棜鄉飲酒禮謂之斯禁禁局足高三寸刻其足爲褰帷之形謂之禁者因爲酒戒也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士用禁鄉飲酒大夫禮云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

禮樂賢從大夫也特牲士禮而云棜禁在東序祭尙厭飫不爲神戒也愚謂鄭註此記云士用棜禁是禁又名棜禁也特牲禮棜禁在東序鄭註云祭尙厭飫故與大夫同是棜禁卽棜二註不同疑此註爲是葢上之四周者謂之棜棜下之足謂之禁大夫之棜無足故但謂之棜鄉飲酒禮謂之斯禁斯滅也斯禁言其切地無足也士之棜有足故謂之禁又謂之棜禁特牲禮棜禁饌于東序是也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

釋文卷本又作衮同古本反熏字又作纁許云反

孔氏曰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衮諸侯以下文稍少也上公亦衮侯伯鷩子男毳孤卿希大夫元士爵弁元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

者熊氏云諸侯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孤希冕而下其中有黻特舉黼黻而言耳詩采菽云元衮及黼是特言黼也終南篇云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釋文繅本又作璪亦作藻同子老反

藻雜采也冕以雜采絲繩爲旒天子之冕藻五色而云朱綠藻者謂五采之中有此二色也十有二旒十二章之服之冕也諸侯九旒謂上公也上大夫七者天子之卿六命加一命而爲侯伯則鷩冕七旒也下大夫五者天子之中下大夫四命加一命而爲子男則毳冕五旒也士三者天子之上士元冕三旒也○孔疏以此爲夏殷制謂周家冕旒隨命數士但爵弁無旒非也冕旒隨命數五等諸侯則然爵弁無旒諸侯之士則然而非可

以論天子之卿大夫士也王制三公一命衮三公八命加一命而服衮冕九旒則三公之不加命者宜服鷩冕矣以此差之則孤卿六命宜服毳冕加一命爲侯伯則服鷩冕七旒也大夫四命宜服希冕加一命爲子男則服毳冕五旒也大夫希冕則上士元冕宜矣若天子三等之士但服爵弁則自希冕以下頓降二等非禮之差次也希冕三旒則元冕宜一旒而曰士三者蓋冕必有旒而一旒不可以爲飾故進而與希冕同禮窮則同也司服冕之服有六而弁師僅言五冕蓋以冕配服則爲六而冕則止有五則希冕服元冕服同冕可知矣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

至敬無文者謂祭天褁大裘而不裼也衣以裼爲文以褁爲質容謂趨翔爲容士相見禮曰庶人見于君不爲

容進退走趨黨至親故見之不爲趨翔之容也

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釋文琢字又作瑑丈轉反徐又依字丁角反大羹音泰和胡卧反越音活犧鄭素何反王如字幎木又作冪又作鼏莫歷反樿章善反又市戰反杓市灼反○鄭註鼏或作幕

鄭氏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樿白理木也孔氏曰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也但杼上終葵首而無琢桓蒲之文尚質之義也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飮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旣重古但盛肉汁謂之大羹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爲犧牛之形鄭云畫尊作鳳羽娑娑然故謂娑尊疏布麤也鼏覆也以麤布爲巾以覆尊也冪人云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陸氏佃曰凡木不飾爲樿樿櫛樿杓是也若龍勺疏勺蒲勺則於勺加飾

矣愚謂大路素者謂祭天之大路質素而無金玉之飾也越結也結草爲席謂之越席禮運言越席謂祭宗廟之席結蒲莞爲之者也此言越席與大路連文謂祭天之席結藁鞂爲之者也犧尊阮氏禮圖云畫以牛形周禮先鄭註謂以翡翠爲飾聶氏禮圖云禮器犧尊在西注云犧周禮作獻又詩頌毛傳說用沙羽以飾尊然則毛鄭獻沙二字讀與娑娑之娑義同皆謂刻鳳凰之象於尊其羽形娑娑然又詩傳疏說王肅註禮以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今按司尊彝雞彝鳥彝虎彝蜼彝犧尊象尊皆以鳥獸名其器則其形製當相似雞彝鳥彝虎彝蜼彝先儒皆以爲刻而畫之爲其象則犧尊象尊亦然阮氏之說是也若如後鄭之說則犧尊與鳥彝無別如先鄭之說則虎彝蜼彝豈亦以虎蜼

爲飾耶至謂爲牛形而鑿其背爲尊此雖在古器或有之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尊亦作牛形然形製詭異置之六彝六尊之列皆不倫未可據以爲古天子諸侯宗廟之所用也疏所以兼尊以素爲貴但據疏而兼言之因兼而連言尊非以犧尊爲素也枓即勺也然枓有加於尊而用以斟酒者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是也有加於罍而用以斟水者少牢禮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賈氏士冠禮疏謂勺與枓爲一物是也龍勺疏勺斟酒之勺也樿枓斟水之勺也此飾惟大路越席爲祭天之事若大圭則朝日所搢大羹則凡祭皆有之犧尊以下則祭宗廟之禮也疏家見大路乘以祭天遂欲於犧尊樿枓亦以祭天之說通之又以祭天器用陶匏不當用犧尊則謂犧尊爲夏殷禮用

陶爲周禮又以杓爲爵謂祭天爵不用玉皆誤也夏殷質於周夏殷祭天用犧尊而周顧用陶耶祭天器用陶匏以匏爲爵也何以又用樺耶○周禮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蓋宗廟有鬱鬯之灌而天地無之故言八尊於上者以其爲祭天地宗廟之所同也言六彝於下者以其爲祭宗廟之所獨也鄭氏解疏布巾謂祭天地尙質解畫布巾謂宗廟可以文果如其言則經文雖簡亦不當止於如此矣禮運言宗廟之禮而曰疏布以冪此又以疏布鼏保犧尊言之則疏布鼏不專用於祀天亦明矣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釋文殺所戒反又所例反）

孔氏曰省察也禮既有諸事所趣不同不察則無由可

知不同謂高下大小文素之異也不豐者應少不可多不殺者應多不可少也馬氏晞孟曰禮歸於稱故豐之而不以爲有餘殺之而不以爲不足愚謂此引禮運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不豐不殺孔氏馬氏之說不同然其義皆通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句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釋文詡況矩反樂五教反○今按樂音洛

禮之多大高文者皆多之屬也外心謂發其心於外也詡普也徧也物猶事也天地與聖人之德發揚昭著徧於萬物其理至大其事甚博非備物不足以稱之故君子之於禮樂其發見於外而極夫儀文之盛凡以求稱乎德之盛大而已

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産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

禮之少小下素者皆少之屬也內心謂專其心於內也德産猶德性也致極也天地與聖人德性之極至精深微妙而物無可以稱之故君子之於禮必致愼於幽獨務於在內之致誠而不專事乎外之備物凡以求象夫德之精微而已蓋發揚者德之用天地之大生廣生聖人之位天育物人之所得而見者也精微者德之體天地之於穆不已聖人之至誠無息人所不得而見者也樂其發者由內而推之於外自忠信之本而求盡夫義理之文也愼其獨者由外而約之於內自義理之文而歸極於忠信之本也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釋文樂音洛

孔氏曰內極敬愼而其理可尊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極心於內故外以少爲貴極心於外故外以多爲美方氏慤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慤謂大禮必簡故內心可尊而物少之爲貴稱情立文故外心可樂而物多之爲美宜寡而多則失其所爲貴宜多而寡則失其所爲美是以行禮唯其稱也

禮記卷二十三終

後學平陽楊醇約校錄